



| 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资治通鑑

黃錦鉉題

[宋] 司马光◎著 黄锦鉉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第三辑 · 西晋 东晋

【捌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

肇庆通鑑

（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）

1994—2014 年

1

肇庆通鑑



| 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资治通鉴

[宋] 司马光◎著 黄锦铨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第三辑 · 西晋 东晋

卷九十二 晋元帝永昌元年 (322) ~ 卷一百〇四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 (382)

【捌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目 录

卷第七十九	晋纪一	晋武帝泰始元年~八年(265~272)	1
卷第八十	晋纪二	晋武帝泰始九年~咸宁五年(273~279)	31
卷第八十一	晋纪三	晋武帝太康元年~九年(280~288)	57
卷第八十二	晋纪四	晋武帝太康十年~晋惠帝元康八年(289~298)	84
卷第八十三	晋纪五	晋惠帝元康九年~永康元年(299~300)	109
卷第八十四	晋纪六	晋惠帝永宁元年~太安元年(301~302)	129
卷第八十五	晋纪七	晋惠帝太安二年~永兴元年(303~304)	150
卷第八十六	晋纪八	晋惠帝永兴二年~晋怀帝永嘉二年(305~308)	174
卷第八十七	晋纪九	晋怀帝永嘉三年~五年(309~311)	199
卷第八十八	晋纪十	晋怀帝永嘉六年~晋愍帝建兴元年(312~313)	227
卷第八十九	晋纪十一	晋愍帝建兴二年~四年(314~316)	253
卷第九十	晋纪十二	晋元帝建武元年~大兴元年(317~318)	282
卷第九十一	晋纪十三	晋元帝太兴二年~四年(319~321)	303
卷第九十二	晋纪十四	晋元帝永昌元年~晋明帝太宁元年(322~323)	327
卷第九十三	晋纪十五	晋明帝太宁二年~晋成帝咸和二年(324~327)	352
卷第九十四	晋纪十六	晋成帝咸和三年~六年(328~331)	377
卷第九十五	晋纪十七	晋成帝咸和七年~咸康三年(332~337)	405
卷第九十六	晋纪十八	晋成帝咸康四年~七年(338~341)	432
卷第九十七	晋纪十九	晋成帝咸康八年~晋穆帝永和三年(342~347)	460
卷第九十八	晋纪二十	晋穆帝永和四年~六年(348~350)	488
卷第九十九	晋纪二十一	晋穆帝永和七年~十年(351~354)	513
卷第一百	晋纪二十二	晋穆帝永和十一年~升平三年(355~359)	542

卷第一百〇一	晋纪二十三	晋穆帝升平四年~晋海西公太和三年(360~368)	572
卷第一百〇二	晋纪二十四	晋海西公太和四年~五年(369~370)	602
卷第一百〇三	晋纪二十五	晋简文帝咸安元年~晋孝武帝宁康三年(371~375)	628
卷第一百〇四	晋纪二十六	晋孝武帝太元元年~七年(376~382)	653
卷第一百〇五	晋纪二十七	晋孝武帝太元八年~九年(383~384)	681
卷第一百〇六	晋纪二十八	晋孝武帝太元十年~十一年(385~386)	711
卷第一百〇七	晋纪二十九	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~十六年(387~391)	738
卷第一百〇八	晋纪三十	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~二十一年(392~396)	764
卷第一百〇九	晋纪三十一	晋安帝隆安元年(397)	793
卷第一百一十	晋纪三十二	晋安帝隆安二年(398)	814
卷第一百一十一	晋纪三十三	晋安帝隆安三年~四年(399~400)	834
卷第一百一十二	晋纪三十四	晋安帝隆安五年~元兴元年(401~402)	861
卷第一百一十三	晋纪三十五	晋安帝元兴二年~三年(403~404)	888
卷第一百一十四	晋纪三十六	晋安帝义熙元年~四年(405~408)	913
卷第一百一十五	晋纪三十七	晋安帝义熙五年~六年(409~410)	941
卷第一百一十六	晋纪三十八	晋安帝义熙七年~十年(411~414)	970
卷第一百一十七	晋纪三十九	晋安帝义熙十一年~十二年(415~416)	999
卷第一百一十八	晋纪四十	晋安帝义熙十三年~十四年(417~419)	1020

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二

晋纪十四

起玄默敦牂（322）

尽昭阳协洽（323）

共2年

中宗元皇帝（下）

永昌元年（壬午，322）

1. 春，正月，郭璞又上奏章，是因为皇孙的诞生，请求颁布赦免令，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乙卯日（初一）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永昌。

王敦任命郭璞为记室参军。郭璞善于利用龟甲和蓍草占卜吉凶，知道王敦必定起来作乱，自己预测了这个祸患，心里非常担忧。大将军的属官颍川人陈述去世，郭璞前去悼念他，哭得非常悲哀，并且说：“嗣祖，怎能知道这不是幸福啊！”

王敦既然对朝廷有了异心，就羁留收用当时在朝中有声望的人士，安置在自己的帐下。派羊曼和陈国人谢鲲做长史。羊曼是羊祜哥哥的孙子。羊曼和谢鲲整日喝得醉醺醺，所以王敦不把事情交给他们处理。王敦快要起来作乱的时候，就对谢鲲说道：“刘隗奸诈邪恶，将要危害国家，我想要除掉国君左右的恶人，怎么样？”谢鲲说：“刘隗实在是造成祸端的恶人，但是他在国君的左右，要是铲除他，恐怕会连累到国君。”敦很生气地说：“你真是一个平庸而没有才干的人，哪里通达国家大事。”就调他做豫章太守，可是又留着不派出去。

永昌元年（壬午，322）

1. 春，正月，郭璞复上疏，请因皇孙生，下赦令，帝从之。乙卯，大赦，改元。

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。璞善卜筮，知敦必为乱，已预其祸，甚忧之。大将军掾颍川陈述卒，璞哭之极哀，曰：“嗣祖，焉知非福也！”

敦既与朝廷乖离，乃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己幕府。以羊曼及陈国谢鲲为长史。曼，祜之兄孙也。曼、鲲终日酣醉，故敦不委以事。敦将作乱，谓鲲曰：“刘隗奸邪，将危社稷，吾欲除君侧之恶，何如？”鲲曰：“隗诚始祸，然城狐社鼠。”敦怒曰：“君庸才，岂达大体！”出为豫章太守，又留不遣。



戊辰日（十四日），王敦在武昌起兵，上奏疏诬构刘隗的罪状，说：“刘隗奸佞邪恶，谗害忠良，作威作福，擅自专权，任意兴起事端，发动劳役，劳民伤财，骚扰士民，以致赋税杂役，苛烦重多，怨愤之声，随处可闻。臣身居宰辅高位，主持国家大事，不能坐观成败，不闻不问，于是率领军队，前往讨伐。刘隗的首级早晨能够悬挂，我的诸路军队晚上就撤退。从前太甲不能奉守国家的典法，任意放纵自己的生活，幸好采纳伊尹的忠心劝谏，殷商才能够再兴盛昌隆。希望陛下能深加考虑，则天下必定大治，国家永远富强。”沈充也在吴兴发动军队响应王敦，王敦任命沈充为大都督、督护东吴的诸军事。王敦到了芜湖的时候，又上表诬构刁协的罪状。皇帝非常生气，乙亥日（二十一日），下诏说：“王敦凭恃着国家的恩宠，竟敢放肆狂妄，叛逆朝廷，把我比为太甲，想要拘禁，这种事如可以容忍，还有什么事不能容忍？现在我要亲自统率大军，去诛杀这个大逆不道的叛贼，凡是杀死王敦的人，就封他为食邑五千户的侯。”王敦的哥哥光禄勋王含乘坐轻便的快船，逃到敦那里去。

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顗说：“大将军这次举兵，目的似乎在清除国君左右的恶人，应当不会是作乱吧！”周顗说：“不是这样，国君自然不是尧舜，如何能够说没有过失，做臣子的怎么可以率领军队来威逼他！一举一动是这样地不合情理，哪里能够说不是作乱呢？再说处仲（王敦字）残忍乖戾，贪得无厌，他的心愿哪有满足的时候。”

王敦当初起兵的时候，曾派遣使者告诉梁州刺史甘卓，并且和他相约共同东下，甘卓答应了他。等到王敦登上了船，而甘卓却不前往，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止敦。王敦震惊地说：“甘侯以前是怎么和我说的，而现在有了变化，是顾虑我危害朝廷吧！我现在只是想除去奸邪凶恶的人，假若事情成功，当以甘侯为公。”双回去报告了这一切，甘卓心里犹疑不

戊辰，敦举兵于武昌，上疏罪状刘隗，称：“隗佞邪谗贼，威福自由，妄兴事役，劳扰士民，赋役烦重，怨声盈路。臣备位宰辅，不可坐视成败，辄进军致讨，隗首朝悬，诸军夕退。昔太甲颠覆厥度，幸纳伊尹之忠，殷道复昌。愿陛下深垂三思，则四海乂安，社稷永固矣。”沈充亦起兵于吴兴以应敦，敦以充为大都督、督护东吴诸军事。敦至芜湖，又上表罪状刁协。帝大怒，乙亥，诏曰：“王敦凭恃宠灵，敢肆狂逆，方朕太甲，欲见幽囚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，有杀敦者，封五千户侯。”敦兄光禄勋含乘轻舟逃归于敦。

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顗曰：“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，当无滥邪？”顗曰：“不然，人主自非尧、舜，何能无失，人臣安可举兵以胁之！举动如此，岂得云非乱乎！处仲狼抗无上，其意宁有限邪！”

敦初起兵，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，约与之俱下，卓许之。及敦升舟，而卓不赴，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。敦惊曰：“甘侯前与吾语云何，而更有异，正当虑吾危朝廷耳！吾今但除奸凶，若事济，当以甘侯作公。”双还报，卓意狐疑。或说卓：“且伪许敦，待敦至都

晋元帝永昌元年（322）

决。有人向卓进言说：“暂时假装允许王敦，等王敦到了都城，再起来讨伐他。”甘卓说：“从前陈敏作乱的时候，我起先跟从他，后来又谋划讨伐他，议论的人说我惧怕逼迫才想改变，心里常常感觉到很惭愧；现在假若还这么做，我拿什么表明自己的心意！”

甘卓派人把王敦的心意告诉了顺阳太守魏该，该说：“我所以发兵抵抗胡贼的原因，正是想效忠王室罢了。现在王公起兵逼向天子，不是我们所应当参加的。”于是，就拒绝了王敦。

王敦派遣参军桓黑向谯王司马承游说，请司马承做军司。司马叹息着说：“我们快要死了！土地荒芜，人民寡少，势力孤弱，援助断绝，凭什么能够成功！但是能够为忠君爱国而死，还求什么呢？”司马承征召长沙人虞悝做长史，刚好遇到虞悝的母亲去世，司马承前往吊祭的时候说：“我想要讨伐王敦，然而军队不多，粮食缺乏，又刚刚到任，既没有给予人民恩泽，又没有取得人民的信任。你们兄弟，是湘州一带的豪杰才俊，国家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，御敌救国的战事，古人是不推辞避免的，你对我有什么指教？”虞悝说：“大王不因为我们兄弟才能低劣，亲自屈驾光临，敢不为国效死吗？然而敝州荒芜贫穷，很难有力量前去讨伐；应该暂且召集众人防守，然后把有关军事行动的公文送往各地，这样王敦的势力必定分散，分散了以后，我们再分别征伐他，也许可以战胜。”司马承就囚禁了桓黑，派虞悝做长史，他的弟弟虞望做司马，督导护卫各军队，和零陵太守尹奉、建昌太守长沙人王循、衡阳太守淮陵人刘翼、舂陵县县令长沙人易雄，联合发兵讨伐王敦。易雄把檄文送往远近各地，并列举敦的种种罪恶，于是一州之内都纷纷起来响应了司马承。只有湘东太守郑澹不肯归从，司马承就派遣虞望前去讨伐，并且斩杀了他，然后把这件事情向四境宣布。郑澹，是王敦的姐夫。

而讨之。”卓曰：“昔陈敏之乱，吾先从而后图之，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，心常愧之；今若复尔，何以自明！”

卓使人以敦旨告顺阳太守魏该，该曰：“我所以起兵拒胡贼者，正欲忠于王室耳。今王公举兵向天子，非吾所宜与也。”遂绝之。

敦遣参军桓黑说谯王承，请承为军司。承叹曰：“吾其死矣！地荒民寡，势孤援绝，将何以济！然得死忠义，夫复何求！”承檄长沙虞悝为长史，会悝遭母丧，承往吊之，曰：“吾欲讨王敦，而兵少粮乏；且新到，恩信未洽。卿兄弟，湘中之豪俊，王室方危，金革之事，古人所不辞，将何以教之？”悝曰：“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，亲屈临之，敢不致死！然鄙州荒弊，难以进讨；宜且收众固守，传檄四方，敦势必分，分而图之，庶几可捷也。”承乃囚桓黑，以悝为长史，以其弟望为司马，督护诸军，与零陵太守尹奉、建昌太守长沙王循、衡阳太守淮陵刘翼、舂陵令长沙易雄，同举兵讨敦。雄移檄远近，列敦罪恶，于是一州之内皆应承。惟湘东太守郑澹不从，承使虞望讨斩之，以徇四境。澹，敦姊夫也。



司马承派遣主簿邓騫到襄阳，向甘卓游说，说：“刘大连（刘隗字大连）虽骄傲放纵，失去了民心，并不危害到整个天下。大将军因为个人的怨恨，举兵逼向宫阙，这真是忠臣义士竭尽心力为国尽节的时候啊！公身为安南将军、梁州刺史，持节督导沔北诸军事，受一方的重托，职位和古代的方伯相同，若能接受征召，讨伐罪人，这可以建立和春秋时代的齐桓公、晋文公一样的功劳啊！”甘卓说：“像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功勋，我是没有能力建立的；但是我的心愿是要为国效力，我当和我的部属们共同仔细地考虑考虑。”参军李梁进言说：“从前，刘隗器强横，窦融保有河西的地方奉献给光武帝，结果受到了福祚。现在将军在整个天下有很高的声望，只要按兵不动，等待时机，假使大将军胜利成功，应当会把一方的重任，委托给将军；如果失败了，朝廷一定会派将军代替他，何必忧愁不能富裕显贵？而不用这个胜算，却决定生死存亡于一战呢？”騫对梁说：“光武帝正当创立天下大业的开始，所以隗、窦可以假装臣服，然后慢慢观望。现在将军和本朝的关系，并不是窦融和光武帝的关系可以相比的，襄阳在王敦的势内，也没有河西地势的险固。假使大将军克服刘隗，回到武昌，在石城增加戍守的军队，断绝荆州和湘州的粮食，将军该怎么办呢？局势掌握在别人手中，而却说自己处于胜算，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道理。而且做臣子的人，国家有了祸难，坐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不去救助，在道义上能够安心吗？”卓还是犹疑不能决定。騫说：“现在既然不为正义发兵，又不接受大将军的征召，是一定会遭到灾祸的，这是无论愚笨的人，或明智的人，都会看得出来的。而且议论的人之所以为起兵讨王敦感到为难，是因为对方的势力强而我们的势力弱罢了。现在大将军的军队不过一万多人，其中留下的不会超过五千；而将军现有的部众已经比他多一倍了。凭将军的威望和声名，率领襄阳的精锐部队，持节击鼓，以顺服朝廷的决心讨伐叛逆，哪里是王含所

承遣主簿邓騫至襄阳，说甘卓曰：“刘大连虽骄蹇失众心，非有害于天下。大将军以其私憾，称兵向阙，此忠臣义士竭节之时也。公受任方伯，奉辞伐罪，乃桓、文之功也。”卓曰：“桓、文则非吾所能；然志在徇国，当共详思之。”参军李梁说卓曰：“昔隗嚣跋扈，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，卒受其福。今将军有重望于天下，但当按兵坐以待之，使大将军事捷，当委将军以方面，不捷，朝廷必以将军代之，何忧不富贵；而释此庙胜，决存亡于一战邪？”騫谓梁曰：“光武当创业之初，故隗、窦可以文服从容观望。今将军之于本朝，非窦融之比也；襄阳之于太府，非河西之固也。使大将军克刘隗，还武昌，增石城之戍，绝荆、湘之粟，将军将安归乎！势在人手，而曰我处庙胜，未之闻也。且为人臣，国家有难，坐视不救，于义安乎！”卓尚疑之。騫曰：“今既不为义举，又不承大将军檄，此必至之祸，愚智所见也。且议者之所难，以彼强而我弱也。今大将军兵不过万馀，其留者不能五千；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。以将军之威名，帅此府之精锐，杖节鸣鼓，以顺讨逆，岂王含所能御哉！溯流之众，势不自救，将军之举武昌，若摧枯拉朽，尚何顾虑邪！武昌既定，

晋元帝永昌元年（322）

能够抵挡得住的？东下的敦兵，若想逆流西上以救助，在情势上是来不及的，将军攻取武昌，就像折断枯木拉断腐朽的绳子一样容易，还有什么可顾虑呢？武昌安定了以后，凭借那儿的军备粮草，可以镇守和安抚荆、江二州，然后再以恩义号召士卒，使来到这里的人，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，这就是吕蒙所以战胜关羽的原因。现在不采用这必定胜利的策略，却安静地坐在那儿等待危险和灭亡，不可以说是聪明了。”

敦恐怕卓在后面作乱，又派遣参军丹杨人乐道融前往邀请，一定要和他一起东下。道融虽然奉事敦，然而心里怨忿他悖乱叛逆，就向卓进言说：“国君亲自处理天下万事，自己任用谯王治理湘州，并不是专任刘隗。而王氏专擅政权的时间已经很久，突然看到把政权分给刘隗、刁协、谯王司马承等，便说是失职，就背负国恩，任意违逆，发动军队，逼向宫阙。国家对你恩义至为深厚，现在却和王氏同逆，岂不是违背大义，活着是一个叛逆的臣子，死了便是一个愚蠢的鬼魂，永远是宗族乡里的耻辱，不也是很痛惜吗？为你设想，不如假装允许答应他，而赶快带兵袭击武昌，大将军的士兵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定会还没有交战就自动溃散，大功就可成了。”卓正不想跟从敦，听了道融的话，于是下定决心说：“我的本意就是这样啊！”就和巴东监军柳纯、南平太守夏侯承、宜都太守谭该等，用檄文列出敦叛逆的罪状，率领所管辖的军队前去讨伐，并且派遣参军司马赞、孙双上表给朝廷。罗英到广州，约陶侃一同进攻。戴渊在江西，先接到卓的信，上奏表以后，朝廷内的人都高呼万岁。陶侃接到卓的信，就即刻派遣参军高宝率领军队北下。武昌城中传说卓的军队来了，人人都奔逃溃散了。

敦遣姨母弟南蛮校尉魏乂、将军李恒统率士兵两万人攻打长沙。长沙城池不完固，储存的粮米又不多，人人震惊惶恐。有人建议谯王承到南部投靠陶侃，或退守零陵、桂林。

据其军实，镇抚二州，以恩意招怀士卒，使还者如归，此吕蒙所以克关羽也。今释必胜之策，安坐以待危亡，不可以言智矣。”

敦恐卓于后为变，又遣参军丹杨乐道融往邀之，必欲与之俱东。道融虽事敦，而忿其悖逆，乃说卓曰：“主上亲临万机，自用谯王为湘州，非专任刘隗也。而王氏擅权日久，卒见分政，便谓失职，背恩肆逆，举兵向阙。国家遇君至厚，今与之同，岂不违背大义，生为逆臣，死为愚鬼，永为宗党之耻，不亦惜乎！为君之计，莫若伪许应命，而驰袭武昌，大将军士众闻之，必不战自溃，大功可就矣。”卓雅不欲从敦，闻道融之言，遂决曰：“吾本意也。”乃与巴东监军柳纯、南平太守夏侯承、宜都太守谭该等露檄数敦逆状，帅所统致讨。遣参军司马赞、孙双奉表诣台；罗英至广州，约陶侃同进。戴渊在江西，先得卓书，表上之，台内皆称万岁。陶侃得卓信，即遣参军高宝帅兵北下。武昌城中传卓军至，人皆奔散。

敦遣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乂、将军李恒帅甲卒二万攻长沙。长沙城池不完，资储又阙，



承说：“我所以发动军队，是立志要为忠义而死，怎么可贪图生存，苟且避免，做一个逃亡失败的将领呢？事情即使不能成功，也使百姓了解我的心意罢了。”于是就环绕着城池，严密地防守。没有多久，虞望作战阵亡。甘卓想留下邓骞做他的参军，骞不答应，就派参军虞冲和骞一起到长沙，带了一封信给谯王承，劝他严加防守，应当派兵从沔口出去，截断敦的归路，这样湘州的围困自然解去。承回信说：“江左中兴，才刚开始，哪里想到奸恶的逆贼竟出现于宠臣之中。我因宗室子弟的身份接受重任，一心想为朝廷奉献生命；然而从建康到湘州来上任，时间还没有多久，一切的事情都茫茫然没有头绪。足下能带领军队尽快赶来，还能挽救，假若稍作犹疑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”卓没有能够听从。

2. 二月，甲午日（初十），封皇子司马昱为琅邪王。

3. 后赵王石勒立他的儿子弘为世子。派遣中山公石虎统率精锐的部队四万人，攻打徐龢，龢只是严加防守而不交战，虎就环绕着城池筑建一条很长的围墙守候着。

4. 赵主刘曜亲自率领军队攻打杨难敌，难敌迎战失败，就退守仇池。仇池地方的许多氐兵、羌兵，以及从前晋王司马保的大将杨韬、陇西太守梁勋，都投降了曜。曜把陇西一万多户的人民迁徙到长安，以便进攻仇池。正好遇到军队中瘟疫流行，曜也生了病，将要领兵回去，又恐怕难敌从后追击，于是就派遣光国中郎将王犷说服难敌，说明祸福利害，难敌就遣派使者，说明愿为曜的藩属。曜任命难敌为假黄钺（代替天子征诛）、都督益、宁、南秦、凉、梁、巴六州及陇上、西域诸军事、上大将军、益、宁、南秦三州牧、武都王。

人情震恐。或说谯王承，南投陶侃或退据零、桂。承曰：“吾之起兵，志欲死于忠义，岂可贪生苟免，为奔败之将乎！事之不济，令百姓知吾心耳。”乃婴城固守。未几，虞望战死，甘卓欲留邓骞为参军，骞不可，乃遣参军虞冲与骞偕至长沙，遣谯王承书，劝之固守，当以兵出沔口，断敦归路，则湘围自解。承复书称：“江左中兴，草创始尔，岂图恶逆萌自宠臣。吾以宗室受任，志在陨命；而至止尚浅，凡百茫然。足下能卷甲电赴，犹有所及；若其狐疑，则求我于枯鱼之肆矣。”卓不能从。

2. 二月甲午，封皇子昱为琅邪王。

3. 后赵王勒立子弘为世子。遣中山公虎将精卒四万击徐龢；龢坚守不战，虎筑长围守之。

4. 赵主曜自将击杨难敌，难敌逆战不胜，退保仇池。仇池诸氐、羌及故晋王保将杨韬、陇西太守梁勋皆降于曜。曜迁陇西万余户于长安，进攻仇池。会军中大疫，曜亦得疾，将引兵还；恐难敌蹑其后，乃遣光国中郎将王犷说难敌，谕以祸福，难敌遣使称藩。曜以难敌为假黄钺、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陇上西域诸军事、上大将军、益宁南秦三州牧、武都王。

晋元帝永昌元年（322）

秦州刺史陈安请求拜见曜，曜以生病为借口拒绝了他。安很生气，以为曜已经死了，就大肆抢掠财物后才回去。曜的病情转严重，就乘坐马车回去。派他的将领呼延寔在后面监督装载衣物、仪仗、器械的车辆，安在中途截击，俘虏了寔，并且对他说：“刘曜已经死了，你还辅佐谁！我要和你共同安定天下大业。”寔叱骂他说：“汝接受人家的宠幸爵禄而又背叛了人家，自认为自己的聪明才干可以和主上相比吗？我不久就会看到你的头被斩下来挂在上邽市，还谈什么天下大业！应该赶快杀掉我！”安非常生气，就杀了寔，派寔的长史鲁凭做参军。安派遣他的弟弟集带领三万骑兵去追击曜，卫将军呼延瑜出兵迎战，斩杀了集。安才回到上邽，又派遣大将突袭汧城，攻下了。陇上氐兵、羌兵都归附了安，安拥有兵众十多万，自称大都督、假黄钺、大将军、雍、梁、秦、凉四州牧、凉王，任命赵募为相国。鲁凭对着安大哭说：“我不忍心看到陈安的死啊！”安听了很生气，教人斩杀了他。凭说：“死，自然是我应该的，请把我的头挂在上邽市，可以看到赵军斩杀陈安。”安就杀了凭。曜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悲痛地哭着说：“贤能的人，是人民所仰望的。陈安在最需要贤人的时候反而多杀贤人，我知道他没有什么作为了。”

休屠王石武以桑城投降了赵，赵任命武为秦州刺史，封为酒泉王。

5. 皇帝征召戴渊、刘隗回建康守卫。隗到的时候，百官迎接到路上，隗的头帻微脱露出额头，言辞正大，意态和气概都镇定如常。等进宫见了皇帝，就和刁协一起劝谏皇帝杀死所有姓王的人；皇帝没有答应，隗才有恐惧的颜色。

司空王导率领他的堂弟中领军邃、左卫将军廙、侍中侃、彬以及诸宗族二十多人，每天早上都前往朝廷等着治罪。周顗将入宫的时候，导叫住他说：“伯仁（周顗字伯仁），我

秦州刺史陈安求朝于曜，曜辞以疾。安怒，以为曜已卒，大掠而归。曜疾甚，乘马舆而还。使其将呼延寔监輜重于后，安邀击，获之，谓寔曰：“刘曜已死，子尚谁佐！吾当与子共定大业。”寔叱之曰：“汝受人宠禄而叛之，自视智能何如主上？吾见汝不日枭首于上邽市，何谓大业！宜速杀我！”安怒，杀之，以寔长史鲁凭为参军。安遣其弟集帅骑三万追曜，卫将军呼延瑜逆击，斩之。安乃还上邽，遣将袭汧城，拔之。陇上氐、羌皆附于安，有众十馀万，自称大都督、假黄钺、大将军、雍凉秦梁四州牧、凉王，以赵募为相国。鲁凭对安大哭曰：“吾不忍见陈安之死也！”安怒，命斩之。凭曰：“死自吾分，悬吾头于上邽市，观赵之斩陈安也！”遂杀之。曜闻之，恸哭曰：“贤人，民之望也。陈安于求贤之秋而多杀贤者，吾知其无所为也。”

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赵，赵以武为秦州刺史，封酒泉王。

5. 帝征戴渊、刘隗入卫建康。隗至，百官迎于道，隗岸帻大言，意气自若。及入见，与刁协劝帝尽诛王氏；帝不许，隗始有惧色。

司空导帅其从弟中领军邃、左卫将军廙、侍中侃、彬及诸宗族二十馀人，每旦诣台待



一百口的族人都要依赖你护全了。”颀头也不回地一直走进去。见了皇帝以后，就说明导的忠心赤诚，非常尽力地救助他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颀就欢喜地喝酒，一直到喝醉了才出去，导还在门口，又喊叫他。颀不和他说话，回头看看跟随的人说：“今年杀了那些贼子，得到像斗一样大的金印，系在手肘的后面。”出去了以后，又上表说明导没有罪过，言辞非常恳切周到。导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心里很恨他。

皇帝命令归还导上朝的礼服，召见了。导十分恭敬地向皇上叩头说：“叛逆朝廷危害国家的贼子，哪一个朝代没有，没有想到现在就近出现在臣的宗族中！”皇上亲自走下来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茂弘（王导字茂弘），我正要把国家的重任交给你，你这是什么话！”

三月，派遣导做前锋大都督，又加封戴渊为骠骑将军。下命令说：“导为了天下大义，消灭他的亲属，可把我做安东将军时所持的符节交给他。”派周颀做尚书左仆射，王邃做右仆射。皇帝派遣王廙前去劝谕阻止敦起兵；敦不但不听从反而留住了他，廙便为敦所用。征虏将军周札，一向骄矜阴险，贪图利益，皇帝派他做右将军、都督石头诸军事。敦快要到的时候，皇帝派刘隗驻扎在金城，札防守石头，皇帝亲自穿着铠甲到郊外巡视军队。派甘卓做镇南大将军、侍中、都督荆、梁二州诸军事，陶侃兼管江州刺史；使各自率领所统率的军队追踪在王敦的后面。

王敦到了石头，想要进攻刘隗。杜弘向敦建议说：“刘隗愿意为他效命的人很多，不容易就克服；不如先去攻打石头，周札刻薄寡恩，军队不愿意为他所用，攻打他一定败他，札失败了，隗自然就会撤走。”敦听从了他的意见，派弘做前锋，攻打石头，札果然打开城门接纳了弘。敦占据了石头，慨叹着说：“我既为叛臣，再也不会做功德盛大的事了。”谢

罪。周颀将入，导呼之曰：“伯仁，以百口累卿！”颀直入不顾。既见帝，言导忠诚，申救甚至；帝纳其言。颀喜饮酒，至醉而出，导犹在门，又呼之。颀不与言，顾左右曰：“今年杀诸贼奴，取金印如斗大，系肘后。”既出，又上表明导无罪，言甚切至。导不之知，甚恨之。

帝命还导朝服，召见之。导稽首曰：“逆臣贼子，何代无之，不意今者近出臣族！”帝跣而执其手曰：“茂弘，方寄卿以百里之命，是何言邪！”

三月，以导为前锋大都督，加戴渊骠骑将军。诏曰：“导以大义灭亲，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。”以周颀为尚书左仆射，王邃为右仆射。帝遣王廙往谕止敦；敦不从而留之，廙更为敦用。征虏将军周札，素矜险好利，帝以为右将军、都督石头诸军事。敦将至，帝使刘隗军金城，札守石头，帝亲被甲徇师于郊外。以甘卓为镇南大将军、侍中、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，陶侃领江州刺史；使各帅所统以蹶敦后。

敦至石头，欲攻刘隗。杜弘言于敦曰：“刘隗死士众多，未易可克；不如攻石头，周札少恩，兵不为用，攻之必败，札败则隗自走矣。”敦从之，以弘为前锋，攻石头，札果开

晋元帝永昌元年（322）

鯤说：“为什么要如此呢？只要从现在开始，一天一天慢慢忘记以前的事情，君臣之间猜疑嫌隙的痕迹，也就会一天天的消失了。”

皇帝命令刁协、刘隗、戴渊率领军队攻打石头，王导、周顗、郭逸、虞潭等分三路出去迎战，协等所统率的士兵都败得很惨。太子司马绍听到这个消息，预备亲自率领将士们一决死战，登上车子将要出发的时候，中庶子温峤握着马缰劝止说：“殿下是国家的储君，怎么可以逞己之快，轻弃天下而不顾？”就抽出佩剑斩断马颈革，才算停止。

王敦持兵不去朝见天子，任由士兵们抢劫掳掠，宫禁中的官属们都奔逃散去，只有安东将军刘超停兵守卫，以及侍中二人随侍在皇帝的左右。皇帝脱下战袍，穿上朝服，回头看看说：“想要得到我的位置，应当早一点说明，何至于把人民害到这种地步！”又派遣使者告诉王敦说：“公假若没有忘记本朝的恩德，请就此停止发兵，那么天下还可以由我们共同来治理，假如已经忘记本朝的厚恩，我就回到琅邪去，以避开贤才仕进之路。”

刁协、刘隗失败了以后，就一起进宫，在太极殿的东阶晋见皇帝。皇帝执着协、隗二人的手，流泪悲泣，劝他们逃避灾祸。协说：“我们应当固守一直到死，也不敢有二心。”皇帝说：“现在军事非常紧急，哪里可以不走？”就派人给协和隗侍从和马匹，教他们自作打算。协年纪老了，不能够骑马，平时又没有恩德和纪律，所以在征求随从的时候，没有人愿意跟他，当他走到江乘，就被人杀了，把他的头送给了敦。隗逃到了后赵，官做到太子太傅才死。

皇帝使公卿百官前往石头见敦，敦对戴渊说：“前日的一战，还有剩余的力量吗？”渊说：“怎么敢有剩余的力量，只感力量不够罢了！”敦说：“我这一次发兵，天下人认为怎

门纳弘。敦据石头，叹曰：“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！”谢鯤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！但使自今以往，日忘日去耳。”

帝命刁协、刘隗、戴渊帅众攻石头，王导、周顗、郭逸、虞潭等三道出战，协等兵皆大败。太子绍闻之，欲自帅将士决战；升车将出，中庶子温峤执鞚谏曰：“殿下国之储副，奈何以身轻天下！”抽剑斩鞅，乃止。

敦拥兵不朝，放士卒劫掠，官省奔散，惟安东将军刘超按兵直卫，及侍中二人侍帝侧。帝脱戎衣，著朝服，顾而言曰：“欲得我处，当早言！何至害民如此！”又遣使谓敦曰：“公若不忘本朝，于此息兵，则天下尚可共安；如其不然，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。”

刁协、刘隗既败，俱入宫，见帝于太极东除。帝执协、隗手，流涕呜咽，劝令避祸。协曰：“臣当守死，不敢有贰。”帝曰：“今事逼矣，安可不行！”乃令给协、隗人马，使自为计。协老，不堪骑乘，素无恩纪，募从者，皆委之，行至江乘，为人所杀，送首于敦。隗奔后赵，官至太子太傅而卒。

帝令公卿百官诣石头见敦，敦谓戴渊曰：“前日之战，有馀力乎？”渊曰：“岂敢有馀，



么样？”渊说：“看到你表面的人，说你是叛逆，体会到你诚心的人，说你是忠国。”敦笑着说：“你可以说是很会讲话了。”又对周顗说：“伯仁，你辜负了我！”顗说：“你领兵前来，行为乖逆，违犯正理，我亲自率领大军迎战，不能完成任务，使王师奔逃败亡，所以辜负了你！”

辛未日（十八日），大赦天下；派王敦做宰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江州牧，封武昌郡公，他都谦让不肯接受。

当初，西都失败，四方都劝皇帝登位。王敦想要专擅国家政权，顾忌到皇帝年纪大不容易控制，想提议另外改立，王导不听从，等敦克服了建康，对导说：“你不采用我的意见，几乎灭亡了宗族。”

王敦因为太子勇敢又有谋略，为朝野人士所归向，想以不孝的罪名诬陷他而把他废掉，就集合了文武百官，问温峤说：“皇太子有什么德行可说？”声音和脸色都非常严厉。峤说：“皇太子对事理观察得深刻入微，谋划得周全广远，不是浅薄的人所能测量；以礼法看他，可以说是孝顺了。”众人都认为确实是这样，王敦的阴谋才算停止。

皇帝在广室殿召见周顗，问他说：“近来的变乱，二宫无忧，众人平安，大将军本来就符合众望吗？”顗说：“二宫自然如皇上所说的一样，臣等还不知道将会怎么样。”护军长史郝嘏等劝顗避开敦，顗说：“我身为大臣，朝廷失败，哪里可以逃到乡野间苟全性命，或向外投奔胡越呢？”敦的参军吕猗，曾经做过尚书郎，性情奸邪，喜欢谄媚，戴渊做尚书的时候，不喜欢他。猗向敦建议说：“周顗、戴渊，都有清高的名声，足够迷惑众人，最

但力不足耳！”敦曰：“吾今此举，天下以为何如？”渊曰：“见形者谓之逆，体诚者谓之忠。”敦笑曰：“卿可谓能言。”又谓周顗曰：“伯仁，卿负我！”顗曰：“公戎车犯顺，下官亲帅六军，不能其事，使王旅奔败，以此负公。”

辛未，大赦；以敦为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江州牧，封武昌郡公，并让不受。

初，西都覆没，四方皆劝进于帝。敦欲专国政，忌帝年长难制，欲更议所立，王导不从。及敦克建康，谓导曰：“不用吾言，几至覆族。”

敦以太子有勇略，为朝野所向，欲诬以不孝而废之，大会百官，问温峤曰：“皇太子以何德称？”声色俱厉。峤曰：“钩深致远，盖非浅局所量；以礼观之，可谓孝矣。”众皆以为信然，敦谋遂沮。

帝召周顗于广室，谓之曰：“近日大事，二宫无恙，诸人平安，大将军固副所望邪？”顗曰：“二宫自如明诏，臣等尚未可知。”护军长史郝嘏等劝顗避敦，顗曰：“吾备位大臣，朝廷丧败，宁可复草间求活，外投胡、越邪！”敦参军吕猗，尝为台郎，性奸谄，戴渊为尚书，恶之。猗说敦曰：“周顗、戴渊，皆有高名，足以惑众，近者之言，曾无忤色，公不

晋元帝永昌元年（322）

近他们回答的话，又没有愧作的颜色，你不除掉他们，恐怕一定会有再一次举兵的忧虑。”敦一向妒忌他们二人的才华，心里很以为他说得很对，就从容问王导说：“周、戴的名望为南北所仰望，应当登上太尉、司徒或司空的高位毫无疑问。”导不回答。又说：“假若不登上太尉、司徒或司空的高位，最少也应当做到尚书令或左右仆射吧！”又不回答。敦说：“假若不如此，应当杀掉他们！”又不回答。丙子日（二十三日），敦派遣部将陈郡人邓岳拘捕了颢和渊。起先，敦对谢鲲说：“我要派周伯仁做尚书令，戴若思做仆射。”这一天，又问鲲说：“近来一般人的情形怎么样？”鲲说：“你的举措，虽然想要安定社稷，然而众人议论纷纷，都认为你举兵逼向宫阙，实在不是正义的行为。假若果真能够任用周、戴二人，那么，众人的情绪自然就安妥从顺了。”敦生气地说：“你粗心疏略啊！他们二人不适合，我已经拘捕他们了。”鲲吃惊地若有所失。参军王峤说：“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篇》说：‘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’（有此众多的士人，文王才赖以安宁。）为什么要杀这些有名望的士人！”敦非常生气，想要杀王峤，众人都不敢说话。鲲说：“你要成就大事，不杀一

周颢，选自《中国历代帝王名臣像真迹》。

除之，恐必有再举之忧。”敦素忌二人之才，心颇然之，从容问王导曰：“周、戴，南北之望，当登三司无疑也。”导不答。又曰：“若不三司，止应令仆邪？”又不答。敦曰：“若不尔，正当诛尔！”又不答。丙子，敦遣部将陈郡邓岳收颢及渊。先是，敦谓谢鲲曰：“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，戴若思为仆射。”是日，又问鲲：“近来人情何如？”鲲曰：“明公之举，虽欲大存社稷，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。若果能举用周、戴，则群情帖然矣！”敦怒曰：“君粗疏邪！二子不相当，吾已收之矣！”鲲愕然自失。参军王峤曰：“‘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’奈何戮诸名士！”敦大怒，欲斩峤，众莫敢言。鲲曰：





个人。峤因为献可替否，忤逆了你的意思，便要把他置于死罪，不也是太过分了吗？”敦就释放了峤，贬他做领军长史。王峤，是王浑的族孙。

颢被拘捕的时候，路上经过太庙，就大声地说：“奸臣王敦，颠覆社稷，冤杀忠臣；天神地祇，要是有人，应当赶快杀死他！”拘捕的人用戟戳伤他的嘴，血一直流到脚跟上，他的态度举动，镇定如常，观看的人，都为他流下眼泪。和戴渊一起被杀死在石头城的南门外。

皇帝派侍中王彬慰劳王敦，彬平常和颢很要好，便先去哭颢，然后才来见敦。敦奇怪他的面容悲戚，便问他原因。彬说：“刚才哭过伯仁，情不能禁。”敦生气地说：“伯仁自己招惹到刑杀；而且他以一个平常的人对待你，你有什么哀伤而去哭他呢？”彬说：“伯仁有长者的风范，是哥哥的好朋友；在朝廷内虽然没有正直慷慨的言论，但也没有结党营私，而赦免以后又处以死刑，这是我所以悲伤惋惜的原因啊！”接着就改变了脸色责备敦说：“兄举兵违犯正理，杀戮忠臣贤士，企图做不合礼法的事情，灾祸就要降到你的家里了。”语气昂扬，眼泪随着话声一起落下。敦非常生气，严厉地说：“你疯狂乖逆竟到如此地步，以为我不能杀你吗？”当时王导也在坐中，很替他害怕，劝彬起来谢罪。彬说：“脚疼不能跪拜；而且这又有什么可谢罪的！”敦说：“脚疼和颈疼相比，哪一种比较痛？”彬没有一点恐惧的样子，终究不肯跪拜。

王导后来整理验察中书省的文书档案时，才看到颢拯救自己的奏表，就手执着表流着眼泪说：“我虽然没有杀伯仁，伯仁却因为我而死，在昏昧之中，我辜负了这个好朋友。”

“明公举大事，不戮一人。峤以献替忤旨，便以衅鼓，不亦过乎！”敦乃释之，黜为领军长史。峤，浑之族孙也。

颢被收，路经太庙，大言曰：“贼臣王敦，倾覆社稷，枉杀忠臣；神祇有灵，当速杀之！”收人以戟伤其口，血流至踵，容止自若，观者皆为流涕。并戴渊杀之于石头南门之外。

帝使侍中王彬劳敦。彬素与颢善，先往哭颢，然后见敦。敦怪其容惨，问之。彬曰：“向哭伯仁，情不能已。”敦怒曰：“伯仁自致刑戮；且凡人遇汝，汝何哀而哭之？”彬曰：“伯仁长者，兄之亲友；在朝虽无谏愕，亦非阿党，而赦后加之极刑，所以伤惋也。”因勃然数敦曰：“兄抗旌犯顺，杀戮忠良，图为不轨，祸及门户矣！”辞气慷慨，声泪俱下。敦大怒，厉声曰：“尔狂悖乃至此，以吾为不能杀汝邪！”时王导在坐，为之惧，劝彬起谢。彬曰：“脚痛不能拜；且此复何谢！”敦曰：“脚痛孰若颈痛？”彬殊无惧容，竟不肯拜。

王导后料检中书故事，乃见颢救己之表，执之流涕曰：“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幽冥之中，负此良友！”